

書 評

臺灣無可迴避的議題：
欣迎《戰爭與社會：
理論、歷史、主體經驗》的面世

**The Issue That Taiwan Must Face:
Greeting the Publication of *War and
Society***

汪宏倫等著，2014，臺北：聯經出版社

吳鴻昌 湯志傑

吳鴻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，Email: azym1998@gmail.com。湯志傑
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。通訊地址：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
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，Email: ctang@gate.sinica.edu.tw。

作為國內第一本全面性討論「戰爭與社會」議題的書籍，無論給予本書多大肯定皆不為過。畢竟，戰爭可謂臺灣社會避無可避的議題，卻弔詭地一向甚少獲得公眾的嚴肅討論，以及社會科學家的關注與研究。因此，我們期待本書的出版猶如及時的甘霖，能促使這個原本低度開發的研究領域迅速成長、茁壯。事實上，如主編汪宏倫明白指出的，本書目的之一即在將戰爭問題化、主題化、理論化，並嘗試開拓領域、設定議程。呼應這樣的想法，我們嘗試提出一些閱讀本書後的感想與淺見，提供作者及其他後繼有志於此的研究者參考，希望有助於此一研究領域的進一步開展與厚實。

我們認為，本書最顯而易見的一個主要貢獻在於，企圖翻轉既有從社會看戰爭的流行觀點，改從戰爭的角度，來思考戰爭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係，也就是反過來從戰爭看社會。因此，我們看見，在第一章，鄭祖邦從傅柯對克勞塞維茲命題的翻轉出發，重新檢討馬基維利、克勞塞維茲、韋伯、傅柯等人的理論，試圖重新理論化現代性、民族國家與戰爭的關係。在第二章裡，朱元鴻從非西方的視角出發，提出對歐洲中心主義百年和平論的質疑，進而鋪陳並反省革命（戰爭）與公民抵抗何以消長。而汪宏倫則在第三章進一步落實到東亞的經驗，試圖從戰爭反省東亞現代性的發展。同樣地，我們也可看到，在第四及第五章裡，不論是黃金麟所處理的韓戰與中共開國初期國家治理的關係，或是姚人多從內部綏靖的角度出發，討論臺灣從日治到國治時期，如何區辨內部敵人的問題，相當程度上皆可看作本書試圖發展，並一以貫之的「社會是戰爭延續」的命題。

不只如此，本書同時也處理「戰爭遺緒」的問題，並特別重視所謂的「戰爭之框」，以及「框內」與「框外」的主體經驗。因此，在本書後半，我們看到的是，朱元鴻在第六章對戰爭所涉及的倫理議題的討論

（正義、寬恕、記憶與遺忘），以及第七、八、九章裡，藍適齊、彭仁郁、趙彥寧等人，對於戰犯、慰安婦、外省老兵等「零餘主體」的討論。此外，本書還特別兼顧到大眾文化中的戰爭記憶問題，由莊佳穎在第十章討論了電影中的戰爭記憶與戰爭意象。

就「戰爭本身」與「戰爭遺緒」這兩個編者明白標舉出的主軸來衡量，相信多數讀者應當會如同我們一樣，對本書所欲達成的理論企圖，以及已經達成的理論貢獻，給予高度的肯定。然而，身為評論者，我們也有義務提出一些「異見」，好刺激科學的溝通得以繼續不斷自我繁衍下去。因此，與其把我們的針砭與歧見視為本書的疏漏，不如看作延續本書所秉持的拓邊精神，進一步拓寬相關的研究視野與可能的研究對象。不過，必須先聲明的是，限於學養，我們以下的評論主要針對本書關於戰爭本身的討論，關於主體經驗的部分，必須留待其他先進評論。

首先，在導論裡，主編汪宏倫在提供若干對於「戰爭社會學」與「軍事社會學」的概觀後，強調本書並非如上述領域般，只是將社會學的理論、概念與研究方法運用於戰爭與軍事領域，而是要釐清戰爭與社會的關係，尤其希望探討「戰爭所孕育的社會」是何樣態。然而，鑑於軍事社會學先前在臺灣少有耕耘，近乎一片荒漠的狀態，我們以為，只從戰爭看社會，徹底拋棄從社會看戰爭的視角，恐怕有得不償失的危險。特別讓我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，臺灣是個貨真價實的「戰爭所孕育的社會」，但本書並未從各個角度充分突顯這一點，而只選擇性關注如國族等特定面向，對我們在日常經驗裡便可感知到的諸多現象與問題毫無著墨。撇除國共內戰與冷戰時期不論，就是現在的臺灣，軍事部門的重要性（諸如可觀的國防預算、龐大的軍事從業人員與依賴軍事部門營生的民間部門、絕大多數成年男子都有當兵的經驗等），仍是鮮明到不容忽略的事實。可弔詭的是，可謂中華民國第一個現代化的部門，理當

具備高度專業性，肩負維護臺海安全重任，應可在社會裡廣獲肯定與尊敬，冷戰初期亦有能力渡海施行騷擾戰爭的國軍，如今卻普遍遭到負面評價（如之前的洪仲丘案與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阿帕契「觀光團」），不但不受社會重視，更屢為大眾懷疑不堪一戰。我們認為，納入相關研究的回顧與針對臺灣經驗的個案研究，不但可使本書更為周全，也極富現實的意義。

其次，本書的重要理論觀點之一，乃是延續傅柯翻轉克勞塞維茲命題的思路，強調「政治是戰爭的延續」。因此，本書從戰爭出發，對現代性、革命、民族國家、治理問題等，提出許多深入的討論與反省。可惜的是，本書對上述議題的探討雖讓人耳目一新，但似嫌不夠徹底。如本書諸多作者已意識到的，戰爭之框涉及敵我的分辨，以致由此角度來看，不光是政治，就是社會，也可是戰爭的延續。然而，本書並沒有就「社會是戰爭的延續」提出一套相對完整的理論建構，也缺乏從戰爭理論與思想來建構社會理論的嘗試（像是從毛澤東的戰爭思想來發展社會理論與經驗研究，如中共的國家建構、治理術與政治運動）。同樣地，就臺灣的經驗來說，本書第五章雖已從前述觀點出發，觸及國府統治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鬥爭與清算問題，但卻無相應篇章，探討後續國府統治上治理正當性的轉變（特別是臺美斷交後從反攻大陸邏輯到經濟奇蹟的自我標榜），以及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碰觸到的軍隊國家化、軍人與文人政府與敵我區分混淆的問題（這清楚反映在統獨爭議與國族認同的混淆上）。因此，我們並不清楚，倘若社會也是戰爭的延續，那麼民主化之後的臺灣，這個邏輯還適用嗎？抑或有所轉變？

第三，最重要的是，如同編者也承認的，冷戰是個值得獨立分析的議題。事實上，本書第二、四、五章，不但曾把冷戰定調為世界的內戰，也實際探討了跟冷戰直接相關的議題。然而，本書卻沒有對冷戰間

題展開正面攻堅，從新的視角予以問題化、理論化，這是我們認為最可惜的一點。要知道，日本的復甦固受惠於韓戰，就是韓國與臺灣的現代性發展也同樣受到冷戰格局的形塑。而美國與中國在1970年代從破冰到建交，不但令東亞的後冷戰格局提前形成，更影響了當前的臺海關係。甚至，二戰後美國中心主義與現代化理論的興起，也都獲益於1950-60年代美國在東亞的冷戰經驗（因應韓戰與越戰的佈局）。換言之，要反省戰爭與現代性，要討論東亞的現代性，冷戰絕對是不可迴避的問題。

最後，且容我們雞蛋裡挑些骨頭，並提出些有待大家一同努力解惑的根本疑問。本書既以「戰爭與社會」為題，想來即是以「戰爭／社會」這組區分作為觀察的框架。同時，編者卻宣稱，本書關注的不是「戰爭本身」，而是要研究「戰爭的非軍事面向」或「戰爭所孕育的社會」。從Niklas Luhmann的觀點來看，這是個典型的再進入（re-entry），必定兼具兩面，也因此會產生擺盪的情況。但作者似未清楚意識到這一點，一方面標舉出以「戰爭本身」與「戰爭遺緒」為本書兩大主軸，另一方面卻又說側重研究「戰爭的非軍事面向」，而非「戰爭本身」。或許就因這個邏輯上的混淆，以致作者在擱置討論冷戰這個「戰爭本身」的情況下，隨之未能釐清由冷戰所孕育出來的臺灣社會。令人覺得可惜及疑惑的是，作者既明白主張戰爭之框同時形塑了社會結構與認知，不知何故全書卻多只談認知的面向，而甚少觸及社會結構的形塑，從而似要多隔了一層來體會何為「戰爭所孕育的社會」。還是，這是作者基於認知遠較一般所謂的社會結構更重要、更具決定性的理論立場而來的抉擇？

此外，既然觀察必定建立在某組區分的基礎上，自也就會有此區分所不及的盲點。不知作者是否思考過這個問題，對自己使用的「戰爭之框」進行一番反身性的考察？本書顯然以現代戰爭為研究的對象，但第

五章卻把傳統的土匪也納入研究。這當然是合理的，因為牽涉到現代國家與傳統土匪間的現代戰爭。問題是，土匪真可視作敵人嗎？為什麼不是拿日本殖民政府的剿匪跟國民黨政府的掃黑比呢？如作者也指出的，在傳統治理模式下，國家與土匪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，而日本殖民政府所謂的敵軍通常也是指清朝的兵勇。因此，我們或許必須進一步問，敵人與國家的敵人是同一回事嗎？外敵與內敵的差別又在哪裡呢？內敵是現代才有的發明嗎？為何國民黨政府要以那樣的方式建構敵人，而作者為何不是把這跟日治時期的社會與民族運動比較呢？這些問題背後同時也會牽涉到我們如何界定戰爭的問題。當我們不再把戰爭局限於國與國之間的征伐，而希望拋開主權概念視角的限制，把革命與公民抵抗等國家內部生成的戰爭也納入時，我們是否有別的隱而未言的預設（如涉及主權或統治權的爭奪）呢？為什麼我們日常生活裡也會用戰爭相關詞彙來指稱、描述的選舉（這同樣可能涉及統治權的輪替）、運動競賽、幫派火拼，就未被視為戰爭呢？更根本的是，當我們只從敵我區分的視角來觀察現實時，我們是否想過，有多少東西因此從我們的視野溜掉了呢？

這些問題其實不全是針對本書的提問，而是我們認為有必要反省的自問，以及對願投注心力於此領域的研究者想提出的提醒。事實上，我們前面三點主要評論，或多或少都已為本書作者所意識到。因此，我們期望我們的不同意見不會被讀成對於本書的否定，而應看成是對本書觀點的延伸討論。軍事社會學、戰爭社會學以及「戰爭與社會」的議題，無論對全球社會學，還是對臺灣社會學來說，都算是新興的領域。我們期待本書能引發更多研究者對這個領域的好奇與投入，而我們之所以會用吹毛求疵的超高標準評論本書，無疑正反映了我們愛之深責之切的熱切期待。

作者簡介

吳鴻昌，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，曾擔任世新大學社心系兼任講師，現為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。個人研究領域為：經濟社會學、社會學理論、文化社會學、政治社會學。博士論文為《現代性的經濟想像：市場觀念在西方論述中的歷史與知識轉折》，曾發表文章於《社會理論學報》、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》。目前研究方向為「經濟的社會理論重建」，試圖讓經濟社會學與社會學理論對話。

湯志傑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。主要研究旨趣為藉系統理論及歷史社會學之助，釐清傳統中國到現代臺灣的長期社會結構演變，晚近嘗試將世界史的面向亦納入視野，尤關心多元現代性與文明比較的問題。近作如“Towards a Really Temporalized Theory of Event: A Luhmannian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Sewell’s Logics of History,”〈驚不驚奇有差嗎？西方觀點燭照下對華夏文明秩序源起觀念的初探〉、〈文明與暴力共存的弔詭：從蹴鞠、擊鞠與捶丸的興衰管窺華夏文明的文明化歷程〉